

青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七九年六月

目 录

大义凛然 忠贞不屈

——记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英勇就义

..... 陈秉渊 (1)

马步芳屠杀古日迪藏族人民的纪实

..... 马文鼎 (8)

情谊缠绵思故旧..... 马乐天 (15)

青海塔尔寺事略..... 王剑萍 (18)

大义凛然 忠贞不屈

——记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英勇就义

陈秉渊

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毛主席统率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北上抗日。以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冲破了数不尽的“围剿”和截击，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抵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奠定了推动全国全面抗日的基础。但是就在这一阶段里，红军到了阿坝之后，张国焘进一步暴露了分裂党的野心，公开和中央对立，擅自命令红二、四方面军的第五军、九军和三十军，组成西路军，违反毛主席的原定部署，于一九三六年十月，进入甘肃中部的靖远，强渡黄河，直向河西走廊进军，以致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支配下，仗越打越猛，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终于遭到了蒋马匪军的重重围攻，部队损失很大。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就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二日，经过张掖南乡梨园堡激战后，不幸于十五日被俘的。梨园堡之战斗，是红军在河西最后的一次可泣可歌的阵地战。孙玉清将军被俘后，送至西宁，不久牺牲。缅怀孙玉清将军的忠贞不屈，慨慨就义，光辉史册，永世不灭。兹将被审和就义实况，根据残存的片断记述，和过去在目睹耳闻中所能记忆起的事实，追记如次，以悼念先烈忠勇献身的不朽业绩。

公元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青海封建军阀马步芳，在省政府二堂东厅召开了一次会审，审讯在河西走廊反共战役中被俘的红

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事先曾通知他的高级幕僚马德、马绍武、陈显荣等参加。

原来在这天的早晨，马步芳曾到西郊小桥、“欢迎”由河西归来的暂编骑兵第二师师长马忠义，即将随带的被俘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介绍给马步芳。于是决定了即日会审。而且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座谈方式。杀人不眨眼的这个嗜血魔王，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安排。这次特殊的措施，自然使人们惊奇。当时笔者主办《青海日报》，也以采访的任务，到会旁听。约十一时许，审讯开始，空气立即紧张、马步芳以骄矜的姿态，坐在右上方沙发，左右拥有一些卫士、以显示其淫威。随之命令马忠义带着孙玉清将军走进东厅。马步芳知道要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物正式见面，集中目力，直盯着这位被俘的将军。

孙玉清将军踏进东厅，马忠义紧紧跟着。他身材瘦长、秃头、面容清癯，眉秀眼大，眼角里有点皱纹。穿着一套兰布中山装，领口和风纪扣紧扣着，神态上不改革命军人的英武气魄。除了旁若无人的炯炯眼光，看不出丝毫惊惶的气色。面对着以杀人为终身职业的魔王，挺身站下来了，马步芳指在左下方沙发叫坐下，孙军长面容沉毅，便坐下来，冰静地视察着对方。

“你是孙军长，年纪青、有多大？”马步芳带着狰狞的伪笑开始问。

“二十八岁”。

“你为什么参加红军，那时当军长”？

“我是十九岁那年在湖南参加，自小劳动，家很穷，参加红军后在湖北云南一带作战，逐级提升上来的。”孙军长略事思索之后，缓慢而有力地对答。

“你在四川北部、青海南部都作过战？”

“记不清楚，那一带许多都是游击战”。

“河西战役总记得清楚吧？”孙军长对马步芳的追问，默默地不出声息，显然是内心有难言的隐痛与无限的愤慨。

“你怎么为我们俘虏过来了”？马步芳在矜持而又侥幸的心理继续问。

“弹尽援绝、身陷绝境”。孙军长锵锵有声地对话，包含着说不尽也难以掩盖的无限愤慨，慷慨激昂地对被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有子弹，你还要干”！

“是的，一个红军上战场离不开枪。于是红军的军纪”。孙军长话音刚落，紧坐在旁边的马忠义就抢先说：

“我们在梨园口一带①作战后，他率领部队向西突围，我派两个骑兵大连跟踪紧追，他们分成左右两小队，分散目标，在左右摆开，我们派出的先头骑兵也由两边搜索，经过了两天多的侦察，在接近肃州南山的草岭大坂附近接触，他们又继续向西溃退，我们也加紧追击。山陵地带里捉摸不到他们的主力，只听到枪声不断，我们把一处卡子攻上去，原来只有一两个红军放枪警戒，知道他们已向西陆续转移。追到草岭大坂主峰附近，在一个山头上发现了一队人马，约有一百数十人，正在布防，立即被我包围，横冲几次，被前沿火网压住，不得前进。激战两个多小时，他们只剩下二三十人，枪声稀稀拉拉，还不愿缴枪。我们再猛攻猛冲上去，他们只剩五六人，还在放枪。可是枪已哑然无声，我们一拥而上，把他们俘虏。这几个人中只有他身材高大，怒目盯着我们，二连大连长正对准放枪，一个红军急忙喊叫“不要伤害军长”，把大家愣住了，活捉过来，他手里还握住已射尽子弹的短枪。问他是什么人，已无法遮掩身份，就说是“孙玉清”，立刻使我们震惊，原来把顶大的头头捉住了。”

马步芳听了马忠义的表白，狂笑了几声，带着傲慢的口吻，望着孙玉清将军说：

“你说离不开枪，今天离开枪了吧”？

① 梨园堡和梨园口是一个地方的两个方位。

这时孙军长长叹一声，惋惜他遭遇的不幸、大有英雄无穷感怀之慨。

马忠义接着说：“倪家营子我们损失惨重。在凤凰山、三流沟、梨园堡的战斗，伤亡都很大。就是活捉他时，也伤亡了两个多排。”

马步芳似乎不耐烦这些有失威风的言语，转向孙军长说：

“我们损失很大，总算解决了五军、九军、三十军，把你也捉住了”。

“我军强渡黄河，进行西征，不幸就走上了一条绝路。粮弹都缺，补给中断，没有后方，地理又生疏，战略上错误、战术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是很不幸，愧对已牺牲的战友们。”在孙军长凌厉的语气里，流露出了难以抑制的无穷愤恨。

马步芳看到孙军长态度的坚定、转过念头说：“我军作战怎样？”。“只能以庞大的兵力硬拚，不能以少胜多，也不能以对等的兵力取胜”。孙军长侃侃而谈的沉静态度，更加悠闲。马步芳本来不学无术，而又愎刚自用，好大喜功，不甘心于孙军长的奚落，于是在嘲弄讥笑中又以讽刺的口气说：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①。今天你被俘，还有什么话说？”

孙军长嗅到马步芳这股骄横的气味，既蔑视，又以无可忍耐的语气，不紧不慢地说：

“我干的是正义的革命事业，既被俘，有话说不尽，自有后继人。”洪亮有力的节奏声音里，充满着坚贞不屈的刚强毅力。他抱定共产党必能救中国的充沛信心，无所畏惧地而对着即将来临的任何不幸。使人凛然意识到这位久经革命战火洗礼的将军，如果重新走上战场，一定仍然是叫敌人丧胆的威武指挥员。

空气一时渐渐紧张起来，全厅屏息无声。马步芳原想叫他屈

① 当时马步芳任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代青海省政府主席。

服，瓦解其意志，可是始终抓不到一点可乘的空隙，失望地在地毯上搓了几下脚，要想继续说终于说不出话来。马忠义接着插嘴：

“他倔强，宁折不弯。”

孙军长低下头，似乎对这些罗索话正感到厌烦，举目望了望四周，马上又听到马步芳单刀直入地突击：

“家里有什么人？不想念吗？”

“离家已久，从来不通讯，我本是穷人，管什么家”。立即顶住了从家庭情感上施加给的压力。

马步芳又失望地似怒非怒地冰笑着，转向在座的幕僚们怀疑地问道：

“他不管家”？

随着幕僚们附合说：

“不管家，他管什么”。这些庸俗的语言，那能理解这位出入生死，胸怀革命雄心壮志的革命勇士。他们随着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上的气氛，转而又浮动了一些，马步芳回头对马忠义说：

“前方归来的将士们好好休息几天，弟兄们太辛苦了。”接着又反问孙军长说：

“你们对士兵们怎样对待？”

“我们红军官兵平等，为了革命团结在一起”。又使马步芳失望地苦笑起来。

这天原先预备了一桌饭、既是对马忠义表示“欢迎”，也是对孙玉清将军想以软化诱降后的优待。那知难如其愿，无法做出这种表示，只好改换了口气：

“算了吧，我们吃饭。”

马步芳坐在上首，幕僚们两旁就坐，叫孙玉清将军坐在下对方。马德随口说：

“今天的饭是喜宴，是马师长‘献俘’的喜宴”幕僚们立即

附合，马步芳脸上的肌肉，便有了几分轻松。可是从孙玉清将军双眉紧锁地无声表情中，可以看出是他流露着无声的抵抗，不难理解内心里燃烧着愤慨的烈火。席间他不举箸，不言不语，只喝了一口水的冷静形态，体现了他和敌人之间，毫无共同的阶级感情。约有半个多小时、匆匆地结束了午餐。马步芳离坐时命令马忠义：

“你带回去安置住下”。

当时孙玉清将军无所畏惧地说：“红军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昂首挺胸地离开了座位。

马忠义以昏暗的眼睛，发射出刺人的光芒，就把孙玉清将军带出，安置在东关大街西头路北德兴店柜房里，派了四五个卫士看守。

孙玉清将军依然保持着镇定和威严。就从这一天起，开始在西宁过着幽禁的生活。笔者也曾去访问过几次，他慷慨激昂地只表示抗日救国的坚定志愿。以极其豪迈的声音，言简意赅地强调“我军是北上抗日的”。今天回忆起来，言犹在耳。强烈地意识到他在生命攸关的时刻，充分表现了向往陕北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挽救国家民族危机的大无畏气概。这也是对罪魁祸首张国焘毁灭红军的反动路线和蒋马匪帮反共反人民罪责的无情鞭挞和谴责，烘托出了他矢志革命，刚毅不屈的英雄性格。显然他那时的灵魂，不是浸沉于压抑沉闷的气氛，而是激荡于奔放慷慨的境界。内心里眷念国家民族的安危，燃烧着抗日救国的炽烈怒火。也就是在身陷囹圄之后，念念不忘党的抗日决策，高瞻远瞩，无亏于革命大节。体现了他的精神世界的高大、纯洁和雄伟。

在被幽禁的这一阶段里，虽没有带给脚镣和手铐，然而阴森森的四周，已把他控制住了。这种环境，已入于魔窟的可怕环境，对一个革命者来说，也正是以无比坚强、果敢、镇定的神情，正加强了为党献身的意志和决心，以无愧于党的教导，以无愧于所处的动荡的伟大的战斗时代。

最初，他对白色恐怖的这个环境、是不习惯的，也知道已身处于艰困危险的绝境。他以全力控制着满腔义愤，把永世难忘的仇恨，深深地埋在心里。在这暴风雨的日子里，他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思念显然是凝结在眉宇之间。一天到晚，只能局限在柜房屋内外徘徊，离开住屋较远些，就会被制止。他的行动，受到了严格控制，可是赤胆忠义的革命意志，突破了人为的控制，飞升在宇宙的长空。有时马忠义前来检查，便叫孙玉清将军随着到大街上遛达，往往坐在一辆轿车里，很少让其步行。这种假情假意之中、隐隐包含着一片杀机。他仍是那么从容镇定、以回答敌人对他的引诱或恫吓，显示了即使风浪再大，永远不会动摇意志，张惶失措的。也由于不能再参加战斗，沉静的面容上，流露出无限痛苦，这痛苦必然是感慨到未尽的职责和内疚。时间一天天在飞逝，他始终保持着部队里的姿态和生活习惯，一种身入虎穴，毫无畏惧之感，可以想见走草地过雪山的钢铁意志，时刻在鼓舞和激励着他。毛主席和陕北党中央伟大红旗的光辉，时刻在照耀和指引着他。看来在身体和行动上失去了自由，而在思想和革命意志上并没有失去其自由，并且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仍然坚持着顽强的不同形式的战斗。

其时，马步芳对孙玉清将军已无转化的可能、出于报“功”请“奖”的罪恶目的，于同年五月初电报蒋介石。就在第二天的覆电里只说就地惩处，冲消了马步芳的主观愿望。正当火红的五月上旬，马步芳即令马忠义执行，凶残毒狠地就这样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被万恶的军阀，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没有夺去他永不衰竭和临危不惧的革命气魄，更没有玷污党和红军的伟大荣誉。孙玉清将军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奋斗献身的一生，大义凛然，忠贞不屈。噩耗传来，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同声悲痛。昆仑巍巍，江河滔滔，孙玉清将军光辉的名字，永垂不朽，万古长青。

马步芳屠杀古日迪藏族人民的纪实

马 文 鼎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马步芳骑兵第二旅第二团团长马得胜在西宁乐家湾奉到马步芳书面命令一份，大意是：“同仁县境内的番匪，群起叛乱，在隆务镇街上，竟然跑马打枪，喊杀示威，其势甚炽。该团立即作好战斗准备，于五月五日前，经化隆、循化到达隆务镇，听该地专员马朴指挥。并与由贵德县向同仁境内进击之马元海、陈嘉科部取得联系，以便平息同仁匪乱，不得有误”。当时，我任伪骑兵第二旅上尉参谋，旅长马忠义把我配属到第二团，在执行以上任务期间，担任起草电稿及译电工作。马得胜团于五月五日下午二时许到达同仁县隆务镇，团部住在镇西头的一家车马店里，晚八时，专员马朴来到团部所在地召集营长以上军官，介绍了当地藏族人民反抗马匪血腥统治，武装叛乱，尤其近日以来，连日在隆务街上打枪示威等情况后，他们按照马步芳的意图提出一项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方案。这个方案，是以彻底杀光、烧光、抢光位于隆务镇以东约三十华里左右的古日迪地区为主要目标。

这个诡计多端的马朴，首先派了两名通事（即翻译）就在九点以后，向古日迪地区之藏民通知，欺骗地说：“马得胜团不是打你们来的，而是到果洛去驻防，路过隆务镇以东的东峡口，不要误会，以免发生冲突”。这那里是避免误会的通知，其实是把古日迪藏民的注意力吸引到东峡口方面来，以声东击西的鬼办法，使马得胜部利用夜暗，从小路上登越南山，出其不意的对古

日迪进行奇袭。

善良而勇敢的古日迪藏族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早就作好战斗准备，他们组织了一百多青壮年男子，各持不同口径的步枪，居险坚守东峡口，不让马得胜部从东峡口通过。藏族群众还有计划的把家属牲畜等，连夜转移到南山森林里，又把没有步枪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手持短刀，火枪等武器，伏于村头路旁及古日迪寺院附近，与马匪部队决一死战。

马朴又给马得胜团找来了两个响导，并即下达了口头命令，叫该团于当晚十二点以后出发，偷越南山，对古日迪来个袭击。他又命令响导介绍古日迪的情况，有个年老一点的响导说：“南山有一条通往古日迪的小路，爬到山顶上就能看见古日迪的全景，山那面的阳坡上就有古日迪寺院。”古日迪是一条东西狭长的山沟，约有二百多户人家，住的是土房，有牧有农。就在当天晚上十二点以后，部队已经出发了，我还在店主人的小楼炕上睡觉，等到店主人不得不把我叫醒时，部队已经走远了，我急忙背起皮囊，乘马赶队，直到南山的半腰，才赶上了后卫部队。

天上星稀，东方欲晓，等到我找到团部时，部队已经沿着山顶上的小径向南山顶到西山上展开。向山下望去，可以隐隐约约的看见一条东西狭长的沟里，罗列着参差不齐的藏民土房；对面山坡上一片绿荫荫的森林，脚底下的山腰湾里，有一所不大的白墙寺院。马得胜满面堆起了狰狞的微笑，命令司号长吹起部队急速前进的号音，他自己率领团部及第四营冲进了古日迪寺院，杀死了坚守寺院的十九个阿卡；匪军们把寺院里没有来及搬走的很多物资一抢而光。马得胜又下命令放起了大火，不一会这座美丽的小寺院，在烟火中消失了，剩下的是正在燃烧中冒着火烟的残墙断壁。

机枪、步枪声不停的响着。我入伍不到一年，很想看看藏民的阵地在那里，藏民是怎样打仗的，可是一点也看不到。

马得胜拿起望远镜，把古日迪沟看了又看，左右移动，像他

发疯似的喊叫起来：“快给各营传下去，部队占了村落以后，除了留下部队自己住的房屋以外，其余房子，完全要烧光，油房、水磨、都要烧尽。”约半小时后，古日迪沟里烟火冲天。因为这里是有森林的原因，民间房子都是用大木料堆起来的，火势越来越大。

我在下山的途中，看见了十几个藏民的尸首，有的身上没有衣服，很明显，这是被匪兵们剥去了的。看起来这边拿步枪的藏民是没有的，他们都被骗到东峡口去了。

大火烟把整个古日迪峡谷被淹没了，太阳变得暗淡无光，牛羊到处跑来跑去，这些能懂得人性的畜牲，在火烟中寻找着它们再也找不到的主人。狗在愤怒的狂叫，有的打死在地，匪军正在忙于点火烧房，抢拿东西，宰杀牛羊。

五月六日下午，我根据马得胜的意见和各营送来的报告，给西宁匪首马步芳发出了战报第一号，大意是：“西宁军长马×密，职部于六日晨已占领古日迪沟的全部村庄，毙匪四十余，无伤无俘，古日迪寺院民房等，全部烧尽无遗，所有持步枪的番匪百余，被我诱至东峡口守空。匪之家属及重要物资，都移往南山森林。职部准备于今晚十二时后，对逃往森林的武装叛匪及其家属，拟以迂迴包围方法，予以彻底清剿”。

据搜索部队报告：“昨晚空守东峡口之番匪百余人，全付武装，于今晨已转移到森林里，以保护其家属”。又接隆务镇马朴专员通知，这份通知是他精心设计，经马步芳批准的一个极为阴险毒辣的杀人方案。规定马得胜团不论官兵，每交一颗人头赏给银币拾元，以鼓励其匪军乱杀善良的藏族人民，因而一场“三无”即无俘、无伤、无头的大屠杀，即将在古日迪这块不大的沟壑地区开始了。

不知那个营送来了一名不幸被俘的藏民，年约四十左右，骑着一头白骡子。马得胜这个马步芳匪帮的头号刽子手，竟然下令把那个被俘的藏民，活活的扔进了正在熊熊燃烧中的大火堆

里。这是我沉痛回忆中难忘的一件惨事。

夕阳好像恋恋不舍地多照一会烧杀抢劫一空的古日迪沟，晚霞与大火光把这条不幸的山沟映照得忽红忽暗。马得胜光着他的秃脑袋，登到屋顶上用望远镜又在仔细的观察着南山森林里的动静。一会儿用蛮横骄傲的河州南乡口音说：“今日这些阿佬们可以跑到这些林棵里去，我看你们明天往那里跑？！”

夜已深了，这支匪军，悄悄的从古日沟里出发了，向东南方向迂迴了三四十里路，在东方发白的时候，登上了这座森林的山顶，形成了对这座山林包的弧形围圈。机枪、步枪、手榴弹声响成一片，鸟兽惊散，山鸣谷应，部队很快看不见了，他们都藏到密密的松柏树林里，正在疯狂的杀人。我在很陡的一条山林石径上拉马下山，忽见路旁一个匪兵，正在割一个阿卡的头。再往下走，看见了好几个没有头的女尸，有的小孩还在女尸上哭着吃奶，当然无头无衣的男尸是不少的。匪兵过处，只有一堆又一堆的破烂和倒在血里的无头无衣的尸体而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这时我才真正的了解到马步芳、马朴这些匪首们，这样惨绝人寰的屠杀藏族人民是为了什么？单纯是为了把古日迪藏民杀尽斩绝，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吗？不、不完全是如此，根据以后的事实证明，杀光，抢光，烧光这里的藏族人民，这才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什么呢？

我是最后一个归队的，其他匪军官兵早已下山，来到宿营地杀羊造饭，在每个班的门前，住房内都放着刚抢来的各种东西，有些匪军官兵，都披上了藏民的红褐衫，穿大领皮袄的也不少。把森林里的马、骡、牛、羊都赶了下来。有些军官、挑选着抢来的马骡，据为己有，还有些老百姓们，其中大部分是与匪军官兵有关系的人，也乘火打劫，乱抢乱拿这里的所有东西。其中如马得胜的胞弟马得义，也连夜从甘肃和政县赶来发“洋财”。

灭绝人性的这一场大屠杀刚一结束，马得胜命令各营把所有割来的人头，全部交到古日迪以东的约二十多华里的江什加村里

去，那里专署专门有收头的地点。我统计过人头的数目，共有二百二十二颗，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三个二字好记得很。这时我就要向西宁发第二号战报了，大意是：“我团于五月六日拂晓前，从东碛口的右侧小道，迂迴到古日迪南山坡森林地带的后山上，然后展开全面的搜山清剿、因山陡森密，匪掩蔽较深，致本团伤亡达百人之多。除将割来的人头二二二颗，交由专署处理外，其余所获武器牲畜等正清查中。”

五月七日下午晚饭后，收到马步芳的复电。马得胜当即召集了排长以上军官讲话，看看这个匪军团长是怎么个样子吧：他仍然没戴帽子，和尚头的大半个前脑袋上没有头发，不穿袜子，撒着拖鞋，不穿军服，披着一件黑色短皮袄，密缝着一双小眼睛，小个子圆碌碌的站在整齐的伪军官前面，一开口就说：“西宁军长很高兴”。这时他叫我读来电全文，我记得复电的大意是：“凯巨团长×电悉，该团严惩玩匪，甚慰。于明（八）日即返隆务，整体一周后返宁，并注意军纪，严禁部属穿着藏服或私卖卤品赌博等”。对这份电报，我还作了详尽的解释。接着马得胜讲话：“西宁军长很称赞我们，这一下老番子再也不敢调皮了，明天我们回隆务的时候，把打捞的东西都藏好，不准叫人看见；得到的银子、银元都交上来，这两天宰杀的牛羊太多，满沟都是乱丢的牛羊肉和头蹄肚子，明天大早就要埋深埋好，临走时各营各连都把自己住了的房子烧尽，剩下的牛羊牲畜由团附负责，赶到隆务镇专员那里去，拿不下的羊毛皮子，今晚就烧掉”。

还不到次日早三点钟的时候，起床号已经响了，团附朵含英早已把牛羊及其他牲畜，分了好几群赶往隆务，他对这个任务好像很感兴趣。这时古日迪沟里又见烟火四起，烧房子、烧东西的匪兵们在火光中窜来走去，把没吃完乱丢的牛羊肉都往河里扔。但是南山森林里那么多的男女无头尸体，暴尸纵横，无人过问。据说这二二二具无头尸首及许多小孩，等到藏民到这里找他们殉难的亲友们时，已经一个都没有了，原来被山林里的狼，老鹰们

都吃掉了。

这支如狼似虎的匪军，把富饶美丽的古日迪沟烧杀一光后，很快离开了此地，一排一连的拉长了距离，往隆务镇而来。还不到中午时刻，他们已到达黄南重镇的隆务，这个镇上的各族人民，都知道他们到那里去了的，两只眼睛里放射出仇恨的怒火。在隆务镇西首的一所小学的墙上，发现了一张小标语，翻译过来是这么一句话：“此仇不报不为人”。专署派人追查，毫无着落。

五月九日的早上，马得胜派出了一个营的兵力，把隆务镇南边的河滩全部警戒起来，在高地上架起了机枪。专署的十几个狗腿子，赶着一群驮东西的牦牛，惊慌失措的来到河滩边那块早已选好的沙草地，栽起好多杆子，并且拉上了较粗的绳子。敏感的群众知道那些装在毛口袋的“东西”是什么，都在警戒线以外怒目注视，大多数藏民男女都在念经祷告。看吧，他们倒出来的“东西”都是血迹斑斑的人头，男女老少的头都有，没头发的和尚头也有，都挂到拉好了的粗绳子上，我还数了一下，不多不少，刚刚是我统计过的二二二颗人头。

愤怒的各族人民，都从四面八方越来越多，他们冲进了警戒线，把挂着人头的这块沙草地团团围住，有念经的，有放声大哭的，有骂不绝口的，他们都为这么多的遭此不幸的阶级兄弟姐妹而祷告痛泣，咒骂。有的还认得了自己的亲属乡友，更是哭不成声，放声大骂，连站岗放哨的匪兵，也未去阻挡。很多人拥上前去抱着亲友们的血头不放，其景之惨，不堪言状！

但是马步芳匪帮们把这二二二个人头挂起来的用意何在呢？是单纯的为了镇压和吓唬这里的藏族人民的反抗吗？如前所述，这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把这么多的人头挂起来好使死难者的亲友们来认，认准了以后，以高价赎回去，这样既惨酷的镇压了这里的藏民，巩固了马匪的反动统治，又以高价售出割来的人头，以肥马步芳、马朴等匪首们的私囊，这种屠杀人民劫夺人

民的毫无人性的鬼办法，真是世所罕见。

那几天马朴的专署大作人头生意，死难者的亲友们拿上很多钱财及各种好牲畜等痛心疾首的到专署赎回人头，观者莫不咬牙切齿，恨入骨髓，一颗人头至少要赎一百块银元，有些头目人或有钱的人，竟以二百元以上的高价赎回，一匹好马，只能顶几十个银元。

过了三四天以后，大部分的人头都卖回去了，只有二十多个人头没有人主，这一定是匪军官兵为了想得到十元银元，就拦路杀害过路的藏民的，不然不会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们的。

至于马元海，陈嘉科率领的又一个骑兵团，由贵德县向同仁境内同时进行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我不甚具体的了解，想必与马得胜匪部的滔天罪行，不相上下。

以上是我十八岁的那一年，刚参加到马步芳匪军还不到一年内的时间，就目睹了这么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今作如实反映，提供研究这一历史事实者的参考。

情谊缠绵思故旧

马 乐 天

正当风轻日暖，万里长空，眼望湛湛的蓝天，我的心绪不由自主地飞向遥远的东南，想念着台湾省的亲朋故旧，情谊缠绵。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神州大地，春意盎然。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变化多么巨大。我很想把祖国人民向四化进军的战斗风姿和胜利喜讯，告诉台湾省的同胞故旧，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虽年逾古稀，很想将我的一片热诚的心思，寄托给滔滔东去的黄河长江，流向东海，凭借着澎湃的波涛，传达到彼岸台湾省同胞的心田。粉碎“四人帮”后，我以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去北京瞻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容。沿途见闻，感想万千。遥想“少小离家鬓须白”的故旧，怀念祖国的真挚心情，自然是迫切万分。

提起家乡，谁不爱自己的故土田园，谁不念自己的亲朋故友。我们的家乡青海，在我少小时的记忆中，总是感到偏僻荒凉。难怪古人有“春风不渡玉门关”、“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慨叹。然而历史的车轮，永远是前进。我家历经三代，饱受风霜，却未曾想到我们祖辈生活的这块地方，能有今天如此的沧桑巨变。我为此而自豪，如此而感奋庆幸，更为家乡的新貌而欢欣鼓舞。大家还记得吧：当你们因种种原因背井离乡之时，江河源流的西宁古城是什么样子？唯一的一座湟中大厦，孤立在一片低矮阴暗房屋之旁。唯一的一处麒麟公园，残枝枯叶，池涸桥断。极目四望，风沙弥漫。真可谓“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